

船山遺書

第四函
函六冊

禮記章句卷二十三

衡陽王夫之譌

祭法

法制也此篇備記天神地祇人鬼大中小之祀典而推其所自立皆因其德之所及報之所稱而高不可抑卑不可抗興不可損廢不可益四代三王天子諸侯大夫士各稱其分義以爲秩序幽明之禮一循其自然之法制而非先王之以其意爲之也凡七章

祭法

統一篇而目言之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契私列反

郊禘祖宗百王者尊祖之大典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遠祖有天下者於太廟而以其祖配焉蓋古之王者皆出於上古有天下者之苗裔德衰命改降爲諸

侯固未絕其統祀後世復興起陟天位必推本所自出之帝以昭大統之所從
繫所謂德厚者其流光也郊者祀帝於郊而以祖配之也古之有天下者雖德
衰命革而統祀不絕逮其復振則必有有德有功者或爲天子或爲諸侯而再
興焉後世王者因之以有天下則尊其再興建國者以配天於郊昭天統之所
自垂也祖者開國受命百世不遷之祖立太廟以祀之者也宗者有元德顯功
嗣先新命而始有天下則亦爲百世不祧之宗與祖竝建而立世室以祀之者
也帝堯出於黃帝其後昌意降於若水而顓頊再興嚳又承之堯定摯亂而立
陶唐氏虞受堯禪異於三代之家天下後不以傳其子前不私尊其親故雖出
自虞幕非黃帝之苗裔而一修陶唐氏之祀典宗堯而郊禘與祖皆堯之先焉
禹受舜禪而其世系本與堯同故因虞以承黃帝顓頊之緒特以絛始受崇伯
之命建國垂統故配祀於郊而宗禹則啟以後家天下之法也殷出於契周出
於稷稷契皆帝嚳十世後之子孫故禘同而郊與祖宗各奉其親示革命焉冥
契六世孫也殷人祖遠而郊近周人祖近而郊遠殷法虞夏而周以郊尊而祖

親尊遠親近義又別焉至其以再興受命而始有天下者爲不祧之宗則三代之制一也

右第一章 此章言四代尊祖之祭法大祀之首也按郊禘之說自漢以降雜說繁興攷之五經參之義理惟王肅之說爲近正故宗其論議而折衷之鄭玄襲讖緯之言妖妄而誣孔穎達守陋保殘其固甚矣至有虞氏所自出自司馬遷以來皆謂其與堯禹同出黃帝而世次凌越且使舜有妻祖姑之疑惟宋末羅泌氏詳攷而訂別之乃得折數千年之妄其稷契爲帝嚳十世以後之子孫而姜嫄非帝嚳之妃則鄭玄已詳記之末儒特未之審察爾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折蓋坎字之誤傳寫相近而失之音苦感反

燔燎玉帛也柴置牲體於積薪而焚之也泰大也壇築土爲燔柴之場也祭天郊祀上帝及六宗之陽祀也玉帛曰瘞牲體曰埋坎掘地爲坎以瘞埋也祭地祭社祭方及六宗之陰祀用騂犢者周人所尙或特牛或大牢皆用騂色之犢子也此統言祭天神地祇之通禮以明羣祀陰陽類別之異後儒不察或引緯

書妄立淫黷之祀又或誤讀周禮大司樂冬至圜丘降天神夏至方澤出地示之文不得其解遂以泰折爲方澤而啟後世竝建北郊以與南郊相亢之禮不知天體同而地體異不容於一邱一澤普祀大塊且王者配天而爲天子德在統天若九州萬國則諸侯各君其地爲山川之主而非王者之所獨擅乃徒亢地於天亂陰陽夷崇卑其教下沿至於女抗男厚利薄德人道圯壞其爲世害固非淺鮮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

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少詩
照反

此書所謂六宗之祀也六宗之牲皆少牢或埋或燎之異耳泰昭壇名時四時之神也祭時而埋者以四時之氣出入地中故就其所發而求之於陰也相近當依孔叢子作祖迎祖送也祖寒則迎暑祖暑則迎寒暑於壇寒於坎竝時舉祭其祭之處立壇而又作坎也王君也大也王宮朝日之壇日者衆陽之宗稱王尊之也夜明者夕月之坎也祭日以春分之旦祭月以秋分之夕幽宗祭星

之壇宗或作禋爲營域以祈禳也一說宗之爲言尊也義亦通幽者星見於夜
幽乃明也其祭以樛燎雩宗雩壇也祭水旱者不必水旱已至當夏至四月龍
見之時預祈一歲之豐也

四坎壇祭四方也

方望之祀也四方各一坎以祭川一壇以祭山所謂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也
此上皆專言天子之祀典諸侯則否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
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見賢
遍反

此名山大川之特祀也爲風雨者風雨之所自起也怪非常也謂出光景產珍
奇非可情理測度者神者天之精陰陽之良能也而名山大川以高深奧博能
聚天之精氣而發見之故必有神存焉以功被於人而爲人所景仰則在所必
敬矣百神謂徧名山大川而祀之也亡其地者或素非其封內或故有而見削
奪也

右第二章 此章記祭天神地祇之法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人之與物皆受天地之命以生天地無心而物各自得命無異也乃自人之生而人道立則以人道紹天道而異於草木之無知禽蟲之無恆故惟人能自立命而神之存於精氣者獨立於天地之間而與天通理是故萬物之死氣上升精下降折絕而失其合體不能自成以有所歸惟人之死則魂升魄降而神未頓失其故依於陰陽之良能以爲歸斯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形氣雖亡而神有所歸則可以孝子慈孫誠敬惻怛之心合漠而致之是以尊祖祀先之禮行焉五代聖人所不能變也五代者黃帝一唐虞二夏三商四周五然則七廟之制其始於黃帝與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更古
行反

七代兼顓頊嚳而言謂四代禘郊祖宗所進退也其餘謂下文王立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之制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有王謂天下奉一王之法也侯曰國大夫之采地曰都士之食邑曰邑祧世室
爲祧廟之主所藏也桑土曰壇除地曰墀親疏猶言疏密或月祭或享嘗或禱
也多少自七至一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
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

止去墀曰鬼

遠于廟反

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王皇顯皆大也殊其稱爾祖考始
祖始受命者也二祧者自五廟而外爲世室二以祀百世不毀之宗其後自顯
祖以上遷廟之主皆祧而以其昭穆藏於二室故謂之祧享嘗者四時之祭乃
止不月祭也去祧者謂自二世室以外顯考以上之五世祖遷廟而藏主於祧
者去壇則其七世祖也二者主皆藏於祧有禱則奉於壇墀而祭之其七世祖
之已遷者禱亦不及以鬼神事之惟禘祫則迎其主入於太廟而合食之耳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

祖考始封之君諸侯不立世室雖有功德不能祀及百世其祧廟之主則藏於祖考廟聘禮所謂先君之祧是已鬼亦七世以上藏主於大廟祫則合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享嘗乃止大夫雖於其考不得月祭也大夫以能受爵官不世無受命之祖所謂祖考者謂貴戚之卿其先出於諸侯之子也壇而不墀祖考尊不敢墀之也爲壇者祭則築之已事毀也大夫二壇之主藏於皇考廟去壇則瘞之大夫不得祫祭去壇之鬼則不祀之矣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

鬼

窗部歷反顯
本皇字之誤

適士上士自適士以下至於庶人顯考以降親未盡服未絕雖無廟壇而謂之

鬼主皆不毀以時薦之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官師中士下士有官職而未受命者士生則父子同官沒則同廟合而祀之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庶士府史之屬無廟奉主於寢薦而不祭亦可及四世也夫一本之義慈孝之情無貴賤一也而因位之尊卑或奉其遠祖而不憂其不格或無廟以祭而不悼其已疏豈天性之親以人爵爲隆替乎蓋天之命人有賢有不肖有貴有賤其理一也故聖人之大寶曰位天之所命非人之所能爲也受命於天而鬼神受職則位崇者其精氣及遠而分卑者不足以流光取精用物魂氣各肖其生而尊卑之分出於人心大同之公義自然以其各得者爲安故雖庸主可以奉七廟之神而匹夫雖有聖德不得過崇其所親知此者可以知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之大用一出於自然而不可以私意亂之

右第三章 此章記宗廟之法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爲于僞反
大他蓋反

羣衆有之稱羣姓謂畿內萬民社者后土之祭也大社在王宮庫門內右封土爲壇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黑土上冒以黃土樹其四圍不屋以受天氣與稷同壇而異壇配以句龍王社在藉田內諸侯受封則天子各以其所封之方取大社四色之土隨方而賜之包以白茅歸而聚土封之爲壇於公宮之右爲國社其侯社則亦在諸侯藉田內大夫以下雖食邑而不得專其土則各就所居合百家而封土爲壇以祭置建也君命之乃建之也民非土不立故皆有祈報之事而土地廣博無所施敬故封之樹之以爲人神之依天尊地卑尊者獨而卑者同天氣運而合地道靜而分故惟天子爲能統天以祀帝而地則自諸侯達於庶人居焉食焉者各得於其所分之域而致敬焉王侯雖爲天下一國之主而各有其圻服亦各有其宮室土田故旣爲其圻服之民祀之而亦必自祀之則后土無統同之祭親而不尊人得分祀審矣後世不察躋后土以擬

皇天而於社之外又建北郊其違禮亂經以汨高卑之常惟不明於先王之道爾又況女主之合祀以褻天者哉

右第四章 此章記祭社之法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

立竈

爲于僞反
適都歷反

司命主人物生養之神中霤室神也上古穴處當穴之中爲竅以受日光達煙火雨露而下掘窪以承之後世則祀室神於西北隅而不易其名不忘始也門都城門羣姓所出入行大道羣姓所往來也故皆曰國王侯所自立則宮門及門外道曰門曰行而已不言國也祀行者築土爲輶壤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上厲司殺罰之神王侯專殺罰大夫奉命司殺罰故祀之族謂其邑衆也戶室戶庶士庶人不爲崇門但室有戶而已月令五祀門戶井竈中霤自大夫

達於天子舊說以爲殷禮而此所記者則周禮也

右第五章 此章記周改五祀之法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

庶人祭子而止

適都歷反

言適者庶殤不祭也曾玄皆遠也來者世數懸絕如來世也天子十五而娶周文武穆王皆享壽百年或有來孫之殤者故設其禮貴者世適雖遠而尊者必下祀之重正統也士庶人無統哀及其子而已庶人於祖考薦而不祭此言祭者亦薦耳

右第六章 此章言祭殤之法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夫防無反施以豉反

五者祀異姓鬼神之法也法創制立教施被也勤事者王事及民事也定國撥亂反治也天禍曰菑水旱也人害曰患兵戎也此一節爲一章之張本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共九客反

厲山一曰烈山帝神農之子始國於厲鄉在今湖廣隨州農名柱官爲農主播
百穀殖聚生之也衰謂季世周棄后稷也繼者變置柱吏立稷也共工在太昊
炎帝之間霸者諸侯之長后土亦官名平治水土也爲稷爲社配食也言社稷
之配皆因前五者之義而立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
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
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
有功烈於民者也

郭亮反共九客反
契私列反去邱矩反

序星辰治曆也著衆使民知寒暑耕斂之節也賞均爵賞平也刑法刑罰之典
爲後世法也義終以天下爲公故傳賢而不傳子終其世也衆事巡狩省方之
事野死出於傳聞說見檀弓鄣塞也鴻與洪通大也禹修鯀之功則鯀之績特

未成而未嘗無功矣正名百物者定姓氏審器用也姓氏定則民明於倫器用審則財足共用成行成也冥主治水勤其官治水之勞也水死未詳或溺也自嚳以下皆四代帝王之所禘郊祖宗者其後雖改姓易物更立其祀而以其既嘗配天而爲一代之祖後王必修其祀而不廢蓋其始之登於郊廟者子孫本因其功德之隆而推崇之初非以私其所親故垂之異代而莫之能替故用雖未亡而記者可以知其必祀於後也不言稷者上已見矣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

夫防無反

及猶與也言天神地祇之祀亦以有功烈於民而報之而況於人鬼乎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族類也在著也總結上文言先王祀典已定後世不得而擅增淫祀

右第七章 此章記羣祀之法

禮記章句卷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祭義

義者禮之所自立也先王制禮皆因天理人情事宜物變而生各有其義存焉而不可易戴氏得古儀禮十七篇祭禮凡三篇蓋大夫士之禮天子諸侯禘祫享嘗之儀雖不傳而散見雜出當時猶有可徵者其義亦可類推而見故爲推明所出之精意旁引舊文以成此篇與冠婚鄉射之義竝爲釋經之書用詔學者乃以禮莫重於祭祀故不與冠義諸篇同附記末而獨與祭法祭統類序於此凡二十四章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數所角反

舉事而不待情之已動則敬不足以及物廢其事而不接於耳目則情散解而漸忘之矣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

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禘或當爲禘殷禮也周則春祀曰祠不言夏禴冬烝者時享以春秋爲重禘禘於此舉行也天子諸侯有月祭然禮不備非正祭也悽愴之心以悲往肅殺之感也怵惕之心以迎來生氣之動也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文必稱其情而心乃安也嘗無樂者恤嘗也大嘗而祫則亦有樂

右第一章 此章言時享之義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

齊側皆反
散蘇宣反

致齊合主祭助祭者而居於齊宮散齊各就其室而遷坐也散齊七日後近祭三日乃致齊齊宮在廟門內故曰內凡齊之事不飲酒不茹葷不御於內以清其神不弔死問疾不聽樂不泄刑名以壹其志天子日食大牢玉食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必新殺者以盛其氣神志壹而氣盛乃以接鬼神之神而孚其志此心理之同而幽明之合非僅以告虔也